

去芝英看雨

门应晓红

拽回到了童年 从前住黛瓦白墙的宅院 ,下大雨时屋檐下如水帘洞 ,下小雨时屋檐下大珠小珠 ,滴滴答答。儿时的自己就像撒欢的小鸟一样 ,在雨中玩耍。穿着雨鞋披着个塑料袋子 ,哪里水多去哪里。站在一潭水中间使劲跳起 ,不一会就把衣服全搞湿了。儿时的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只要能玩就行。那时候会有妈妈哄 ,妈妈抱。好想变小 ,让妈妈抱抱我 ,躺在妈妈怀里是那么温暖。如今却没有了那种依赖的感觉 ,抱着妈妈难受也不敢哭 ,因为害怕她会担心。那时的雨已不在 ,那时的院也已远离。

从南市街往右拐是修葺一新的古城墙、古街道。一条条形状各异的石块铺就的街道彼此相通 ,街道两边明清风格的古旧城楼 ,翘角飞檐。从城门到照壁 ,从墙肘到屋檐 ,从门扇到窗户 ,随处可见精细的古建筑。我坐在长廊上 ,细细地倾听雨落下的声音 ,很轻柔 ,却很有力量。四周围绕着各式各样的古风建筑 ,微风、细雨 ,皆让我产生了穿越到了古代的错觉。我迟迟不愿醒来 ,兀自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时间仿佛停滞不前 ,我的心灵也在瞬间得到了升华。古城里的故事多 ,大都发生在这样的石板路上 ,这样的屋檐下 ,每天人们在窄长的街里 ,头顶一

线天 ,走进一个个空间 ,将现代的喧嚣抹去 ,留下的只有属于古城里的云影和剪影时光。

徜徉在青石板路 ,似有复古的风吹过 ,吹醒了故事 ,吹动了脚步 ,吹老了光阴。既然回到 1600 多年历史的古城 ,我怎能轻易错过。我想在这份历史的光影里 ,咀嚼着岁月的味道。于是撑着伞 ,欣赏能工巧匠的水阁楼 ,阅过规整有序的四合院 ,访过文化历史厚重的祠堂群落 ,古意扑面而来 ,没有人打扰我的心 ,一切都显得非常安然。古城此时似乎成了我一人的。只因静 ,才可以走心地思。回归本真 ,方知真爱。静 ,是这个古城的个性张扬 ,完全没有其他古城饱含商业气息的纷扰 ,也没有音响和车辆的大声嘈杂 ,更没有人头攒动的浮躁 ,完全保持着居民的原始生活状态。如此朴素自然的风貌 ,似乎已摄夺了人的灵魂。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流走 ,雨势也渐渐削弱 ,而天色也渐渐加黑。或许恰逢春节 ,古城到处张灯结彩 ,红灯笼挂在屋檐下和古街旁 ,将古城的古色古香映衬得淋漓尽致

天黑后 ,给人一种静谧的感觉。很多店铺 ,也合上了木板 ,将白天的喧闹拒在门外。我们也不忍破坏这种宁静 ,最终选择了悄悄离开



童年的那些杏树

应兰秋

转眼 ,半个世纪过去。那些杏树早已成了记忆 ,那里也早已被高楼所取代 ,但每次去父母家 ,总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儿时的那些杏树 ,以及找不回的那种美美的味道。

了 ,攀着那些结实横长的树干 ,做引体向上 ,还排着队比赛 ,看谁做得最多。每天就这样 ,守在树下 ,看杏树开花 ,看花落结果 ,等着杏子成熟 ,因为那是我们那个年代最美的味道了。

杏子成熟期 ,如没有及时采摘 ,遇上大风大雨天 ,就是我们最开心的时候了。不等风停雨止 ,我们就一个个猴急地冲出家门 ,到树下去寻找那被风吹落的杏子 ,当看到地上早已摔成两半的杏子 ,那兴奋劲不亚于捡到了宝。

有棵大杏树在池塘边 ,树干斜向池塘 ,被风吹落的杏子掉进池塘 ,引来四周大小男孩纷纷跳进水中 ,一头扎进水底。要是有幸摸到一个 ,大家就会开心地高高举起 ,惹得没下水和没摸到的孩子一脸羡慕。

桃花是雨滴弹出的冰冷暗器

(组诗)
杜 剑

巴山夜雨

巴山的夜雨是黄药师用
弹指神通击落的一朵朵桃花
李商隐没接住
用雨滴弹出的冰冷暗器

时间的指向

我的摄影作品 《时间的指向》
同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展出
它在黑暗中无人问津的时候
照片里的时间是不存在的
当某人驻足在丽水瓯江文苑展区
凝视一张 立春 照片里
静静躺在山岗上休息的两头黄牛时
某人也正在黟县塔川书院
好奇地打探这两头牛的来历
时间像觥筹交错的酒器
触碰后碎裂一地
而此刻 ,在一张 立秋 的照片里
我父亲正捧着两个南瓜孤零零地
站在两个陌生的地方
他们相互张望又无法起身

雪花膏

雪花落在母亲涂抹了雪花膏的脸上
年轻貌美的脸需要雪花的双重亲近
如母亲苍老的身体
需要棉被和羽绒被的双重压迫
母亲的脸究竟有多美
我找出了一只母亲
用来盛雪花膏的铁皮盒子
我曾把它放进炭火里煨豆子
豆英花有多美
母亲的脸就有多美

槐花村

我猜流经槐花村的溪流叫花溪
事实确实如此
我猜那些树上开的花不只是槐花
事实确实如此
我猜朝我微笑走来的人爱养花花草草
事实确实如此
我猜他送我一只柿子后
会有一只蜜蜂跟着我
事实确实如此
只是猜不出它酿的蜜里
哪些是槐花的哪些是柿子花的

月 亮

在乡间小路看月亮
月亮这么近这么圆
我挥乒乓球拍打回去
它又扣杀过来
用弧旋球快攻也无济于事
它太沉像块铁饼
我没见过拿铁饼当兵器的大侠

春 雪

暗暗下在春天里的雪
与我和颜悦色的忧伤一样
没有人惊讶 欢呼